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七回 黑氣蔽天夜邀剎魔王 赤虹貫日晝降鬼母尊

這回書自然要敘出張總兵與呂軍師交戰的事情了，不意開場又是別出。只因呂軍師兵進萊州，唐月君自回卸石寨去，其間尚有一出絕好看的戲文，從中串插過，試聽道來。那卸石寨中，有座特起的峰巒，名曰九仙台，其高百仞。

月君因其虛有台名，竟在峰頭之上，創起一座層台，不啻空中樓閣。落成之日，月君與鮑、曼二師登其上曰：「此可請剎魔公主一會，日後有事煩他，省得臨渴掘井。但我未知魔教本末，乞曼師指示一二，方好周旋應對。」曼師道：「這是月君與我教爭光了！甥女剎魔公主，計生下三千五百五十四年矣，誓不匹偶，還是處子。說他的道行神通，雖釋迦、老子，也不能勝，所以魔教日王一日。當時釋道二門輪回的，皆為帝為王，歷世久遠。其魔道出世的，雖稱帝稱王，非草莽凶逆，即篡竊奸雄，多招殺報。自剎魔主掌教之後，凡轉輪帝王者，幾壓在二教之上。向稱為儒釋道者，今當稱作魔釋道矣。」月君笑道：「我已領會得，但請速去速來。」

於是曼尼駕祥雲飛至須彌山北，早見青黑氣中，重重疊疊，盡是紫金殿閣，碧玉樓台，玳瑁為瓦，珍珠為幕，奇瑰閎麗，不可名狀。遂斂雲光，來詣闕下。有數十魔女，皆頭挽肉髻，兩鬢青絲直垂至足，衣銷金窄袖之袍，外罩五色挑繡百花比甲，一個個面似桃花。有認得曼尼的，飛報與剎魔公主。公主出迎，見曼尼在寶石砌的盤龍街上，左腳滑了一滑。公主笑說：「姨娘皈了外道，怎的回到家鄉，這樣立腳不牢？」曼師也笑道：「若滑跌了，好歹賴著甥女醫治哩。」兩個便攜著手，直至殿後東首峭壁之巔一個玲瓏小閣內坐定。閣中有額額曰「冠清」，是言高出於太清、玉清的意思，原來此閣不由構造，是就著個大石峰巧鑿成的。魔主便說：「甥女聞得姨娘扶持那月裡嫦娥，與天狼星作對，亦曾洗得恥辱否？」曼師道：「正是。月君常說，枉有幾個女仙，恐不濟事，若得剎魔聖主肯垂玉手，方為萬幸。心中十分愛慕，央浼了我幾次，做姨娘的方肯捨得一來哩。」公主道：「我向知嫦娥的容貌，是歷劫沒有的，如今轉了塵世，還是怎樣？」曼師道：「比在月宮時更好。」剎魔道：「一者要看看他的姿態，二要顯顯我的神通，三也要與姨娘面上好看，自然去的。」

只見幾個魔女，都捧著九彩火玉五色水晶盤子，盛著肴饌，送到閣上。請問魔女是怎麼姓名？卻就是史鑿上所載妲己、褒姒、飛燕、合德、潘淑妃與花蕊夫人之類。這是何故？只因他所修的福分甚大，生前雖極造孽，死後原歸魔道，若再出世，仍得為后為妃，只是淫根終不得改的。那盤中肴饌，不過是龍肝、鳳髓、豹胎、猩唇諸品。唯酒更為特異，其名曰「若木精華」，又名「扶桑露」，竟在扶桑花房內釀成的。那花朵有椰瓢般大。剎魔王親取兩朵，將指甲輕輕挑開，款款的傾向八寶玻璃盞內，異香發越，透徹瓊霄，遞將過來。曼師一吸而盡，曰：「較之我所釀百花露又好。」剎魔王笑道：「百花露是樊老嫗的古董方，我這扶桑釀是獨出意造。甥女要做個開闢造化的主兒，豈肯隨人腳跟而走？不是我唐突姨母，為怎麼皈依那個苦惱的觀音，把自己這樣豪華門庭，卻倒撇下？」曼師道：「非也。彼釋氏方借我以爭光，非我借彼以生色，猶之乎高才盛名之士，為當事者必欲羅而致之座上以為榮耀？豈是那一班干名希譽，求托門牆，希傳衣鉢，稱為弟子門生者比耶？」說罷，皆拊掌大笑。

曼師隨起身憑欄一看，東見東勝神州，南見南瞻部洲，山嶺如菽，人馬如蟻，歷歷不爽。曼師曰：「咦，彼方爭榮辱於彈指之間，正所謂『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』也。」且住，這話說得忒大了，且分明些個，方不落看者褒貶。要知道佛家所謂四天下，總在須彌山之四面。這須彌山就是世界，世界是側的，只因大到極了，世人道是個平的。那日月原在須彌山上週迴旋轉，照耀東西南北四個世界，轉到東南，則西北是夜；行向西北，則東南是晝，並不是出於東，沒於西，從地下、海底迴環也。上界在其巔，中界在其腰，下界在山腳之陰。日月不到之處，即閻羅天子所居，種種地獄所在。今世人認做地獄在於地底下，那有這個道理。即所謂四海，也就是須彌山之潤水四面匯注的，如澧水出於終南，鎬水出於太乙，濟水出於王屋，淮水出於桐柏，五溪發於武山，三峽下自岷山是也。

閒話休敘。當下曼尼辭了剎魔公主，回至卸石寨，述與月君。到次日酉刻，忽有黑氣沖天，掩了夕照，幾乎對面不見人影。曼師道：「甥女來了。」鮑姥、隱娘皆白迴避，唯曼師、月君騰身九仙台上相迎。見那魔王，隨從有八個魔女，前兩個，都拿著翻山攪海靈蛇矛；次兩個，拿著繞指柔掩月飛霜劍；隨身兩個，各執一柄九採風翅火雲蒸日月掌扇；後兩個，一執倭銀錘，一執烏斯金瓜。簇擁著剎魔公主，騎著一匹怪獸，月君端視他怎生打扮：

玄髮青鬢，生成堆疊，千秋不用妝梳；玉骨脂膚，天然芬烈，歷劫何須熏沐。穿一領勝蛟綃，天孫織就無縫縷金衣；罩一件賽鶴氅，神女裁成有帶飛霞帔，裙拖八幅雲華，波紋簇簇；靴著一雙錦襪，蓮瓣齊齊。顏和皎月爭輝，眸光溜處，縱然佛祖也銷魂；神將秋水爭清，殺氣生時，恁爾金剛亦俯首。虛度了三千餘歲，荳蔻含香的處子；實做他億萬百劫，槍刀出色的魔王。

剎魔王見曼尼與月君相迎，遂下了坐獸，執了月君的手，自發至足，看了一回，笑道：「真個風流煞！」月君笑答：「若不風流，怎得到人間一走？」剎魔又說：「好個伶牙利齒！」月君又道：「齒牙不伶俐，怎見得剎魔公主？」公主大笑道：「我若是男兒，定要與汝做個顛鸞倒鳳的夫妻。」月君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剎魔王道：「真乃我輩中人，與爾結為姊妹何如？」月君大喜，遂交拜了四拜，稱魔王為姊。月君向著曼師道：「我還要拜姨娘哩。」曼師笑道：「一個甥女，尚且把我劈頭支扛，開口不得，何況又添一個？來不得，來不得！」三人胡盧一笑，方才坐下。

月君先問魔女姓名，剎魔王道：「執矛的，就是武陵蠻王征側、征罰執劍的，一名空空兒，一名青青兒，就是聶隱娘所聞名逃避的。執扇的，一名攝魂姑，一名吸神娃，還是處子。落後兩個，一即鳩盤茶，一即桃花煞。」八個皆髻髮盤成的高髻，烏羽織成的衣裳，光華閃爍，有萬般顏色。足著銷金龍鳳朱履，都是一樣妝飾。月君看那獸時，獅頭九尾，龍身麟趾，翠毛金鱗，狼覺異樣，又問魔王：「此是何獸？」曼師代答道：「西母之麟與應元天尊之獅交合所生，才產下來，即飛至須彌山頂，我父王阿修羅收來用作坐騎，所以瑤池將石麟鎖著，恐他又去偷那吼獅子，生下個不像樣的雜種來。」月君道：「只怕是吼獅子去偷漢哩。」三人又笑了一回。

隨命擺上酒肴，四海九州珍品畢具，酒是女真國奶子燒，半侵酒釀，又加百花自然汁，出自月君杜造。斟人玉罍，親遞於剎魔。剎魔接來一看，其色如海棠花，其氣如鬱金香，呷了半杯笑道：「味雖芳烈，卻不是天然釀就，多用人工雜湊的。」

月君道：「總是塵土之物，何足當姊姊一噓。」隨命素英、柳煙，邀眾魔女去寶華寺妙香軒內飲酒。

剎魔指著柳煙問月君：「此女何由在此？」月君略把情由一說，剎魔道：「此女有二十年風流之福，原來到是賢妹作成他的。」月君不解，請叩其故。剎魔道：「他曾為后羿宮人，始而被寵，後即見殺。自後托生為夏姬，又為羊后，及太平公主，在我魔道中輪回的。淫福未盡，如何可以守節？到那時候便知。」月君隨問：「武墨還有福分否？」魔王道：「正是他將賢妹的璽文來投於我，我已收了他。待過二三百年，教他轉個男身，做個風流帝王。」月君謝說，具見魔道大方，不在此計較。

大家通天徹地的講論，早見月上東山，翠陰滿座，魔王遂起身挽著月君的手，行至水簾洞口。月君道：「此內即小妹臥室。」剎魔步進看時，正中設一張沈香七寶牀，四角皆懸夜明珠，兩行各六把盤龍楠木交椅，下面一張大理石几，左右各十二扇鐵錦圍屏。剎魔道：「亦是人間洞天。」隨向曼尼道：「煩姨母吩咐侍女們，各自安寢，不必伺候，我與月君只就此同榻了。」

曼師去後，剎魔道：「我還要問句私心話。」月君笑道：「姨母都聽不得，一定是那話。」剎魔道：「好猜！我自無始以前，萬劫以後，恒河沙世界之事，莫不知道。唯有那話兒中滋味，卻不知是怎樣的？汝是過來人，須要與我盡情說說，以完我心事。」月君道：「妹子縱於此中過來，也只算得門外漢。然而雖未心嘗，卻曾目擊。大抵女子先銷魂而後失精，男子先喪精而後銷魂，所以男女媾精，自始至終，皆有趣味。然男子以婦人好淫為樂，而婦人亦以男子善淫為樂。男子善淫，則女子之樂更深一層。女子好

淫，則男子之樂更超一等。其樂有不可思議，至於死而復活者。」刹魔道：「這也通達到盡頭地步，怎麼是目擊而心未嘗呢？」月君道：「妹子元體尚存，但嘗看玩公子與侍女交戰，是以得之。」刹魔道：「也虧你不動心，真可做得我的妹妹。」月君道：「我聞魔教不禁男女之欲，何姊姊數千年尚為處子？願聞尊旨。」刹魔道：「妙哉問也。釋、玄二老子所以勝我教者，只為魔性好淫，歷劫以來，幾希泯滅。自我掌教之後，能與三清、如來鼎立稱雄，只為我是個處子。若一涉邪淫，能不受制於彼耶？」月君道：「是則姊姊以一人之貞，而庇億萬人之淫也。」刹魔道：「是亦不然。三教之徒，皆為奸為盜，此又何說！」

二人直說到天明。曼師悄步進來笑道：「兩位新人，可出洞房了？」於是攜手復登九仙台上，正見太陽升起，陡然有一道赤虹，其長竟天，貫於日中。曼尼道：「此必是我姑母鬼母天尊下降。」月君亟命取袍帶服畢。忽紅光千丈飛至面前，定睛向那紅光中看時，現出一位女天尊來：面如紅玉，稜稜乎凝萬道霞光；眸若春星，凜凜乎射兩行殺氣。端嚴福相，較南海大士卻少慈悲；瀟灑風神，比西池王母更加飛動。穿一領五銖無縫天衣，風飄起幾行電帶；戴一頂九珠吐火金冠，雲拖著數縷紺絲。手執三尖兩刃八環刀，袖藏六臂三頭九鬼子。

原來這天尊，是大力鬼王之姊，其妹即是阿修羅大魔王之夫人，所以曼師稱為姑母，乃刹魔王之祖姑也，皈依正道，現在二十四諸天之列。當下與月君等各相見施禮畢，天尊開言道：「昨見黑氣直衝靈霄寶殿，知是公主在此，所以特來一會。」

刹魔謝了，問鬼母道：「便是那天狼星，可以刻下使他了當，何故與他慢斯條兒？」天尊道：「他熬修了五百劫，方得此天位，數該做三十三年人間帝主。我輩神通雖大，亦不能拗數而行。前者文曲星景清歸天，告他殺戮忠良，大傷天道。眾仙真皆云，應俟數盡鞠問。我就出班執奏，必要減他祿位，已減卻一紀。月君，記得參奏他時，我在上帝前要助你報仇麼？」月君躬身答道：「愬雖謫塵寰，已能略知前因，自顧何人，乃承天尊眷佑，歷劫不能仰答高厚也。」刹魔主道：「若論為人報冤雪恥，還是我教中人，肯烈烈轟轟做他一場。」曼師道：「不意這些仙真，怕犯殺戒，倒像那世上的公卿都要保守官爵，箝口結舌，沒個肯出頭露面的。」天尊大笑，隨向月君道：「如今這朝世界，就在家裡爭王奪伯，天倫都已滅盡。可惜了忠臣義士，便宜了賊子奸臣，真是神人同憤！爾須大加刑賞，慎勿當權錯過，此為千古光燄之事，若夫塵埃富貴，雖帝王何足道也。」

月君道：「謹遵天尊明教。在姬之本意，原不過為天下後世存此一點天彝，泄此一片公憤，俾知忠義者若此，奸邪者若彼已耳。至於功成，則歸之太虛，於我何有？而況夫草露之富貴哉！」

天尊道：「如此則上合天心，下孚人望，而又完全已之本來，深慰於懷。」月君起謝。天尊又問：「有幾位仙真在此？可請來一會。」

月君隨請鮑姑、轟隱娘，與天尊並刹魔公主各相見畢。鮑師道：「九仙台只見得西南境界。」手指東北一峰說：「此峰高出天界，可望蓬萊，何不一登，留個勝跡？」曼師笑道：「此峰尖尖轟轟，稜稜層層的，是要人坐立不得。」鬼尊道：「不妨。」

就把三尖兩刃刀向著那山峰擲去，端端正正，在峰頂劈下，裂開兩半，望空寫個「亭」字，那東半邊裂的峰頭上，就現出一座金頂五嶽朝天，按著八卦方位，八面玲瓏的亭子。刹魔王隨取魔女所帶繞指柔拋起空中，化為復道，直接著劈裂峰頂，六位仙靈一齊上去，都到亭子內坐下。若是凡夫目力，不過七八十里，極望之處，周圍唯一道青暈。今月君等皆是法眼，如日月之照臨河沙世界，雖千百里外秋毫不爽。正見萊州東大路上，列著兩陣，四員大將，如走馬燈一般盤旋交戰。刹魔王將手指向東一彈，那邊陣上一將，雙淚迸流，不能措手，就被這邊一將，揮起開山大斧，連盔帶腦劈去半個。那一員將見砍翻了一個，心中吃驚，也被這邊一將攔腰斬為兩斷。這裡陣上軍士湧殺過去，那邊大敗虧輸。刹魔道：「待我把他們全軍了當罷。」

月君急起身稱謝道：「我等法力，不可與凡人計較。」天尊道：「誠然，今且別過，容有緩急來相助罷。」月君就稽首婉言稟道：「人天路隔，恐微誠不能感達，尚求天尊指示。」天尊乃取出信香一片，遞與月君道：「焚此即到。」月君再拜受了。刹魔道：「你們偏有什魔香，我卻沒有。」遂在頭上拔下一莖青絲，亦付與月君道：「這是燒不得的，恐怕有些腥，你只是放他飛去，這發兒自然來報我，比祖姑母的什麼信香還靈快哩。」月君謝道：「所謂『發皆我頭，毛孔皆我身』也。」天尊道：「我勸公主從地底回去罷。黑氣所至，地方多遭災害，生民無辜，良為可憫。」刹魔道：「我自遵依。獨是我教這等利害，為何姨母與祖姑母皈依佛的歸佛，皈道的皈道，不替阿修羅爭口氣呢？」

天尊亦不回答，別了月君，仍顯出萬道紅光，沖霄而上。刹魔主道：「如今世人總是該殺的，慈悲他做什麼？鬼母是我長親，不好不依他。」遂招呼眾魔女及怪獸等，飛上劈裂峰頭，說聲「去」，都向石峰內鑽入，無影無蹤了。

從來龍之神通，遊行自在，不礙山石，所以古人云「龍不見石，魚不見水」。但是龍去處山石皆穿，隨龍之大小而裂為洞穴，此則山石依然無恙，尤為變幻莫測。道家神通，能藏世界於一粒粟中；佛家神通，能安須彌山於一針鋒上，總皆不可思議。而今好看下回廝殺。